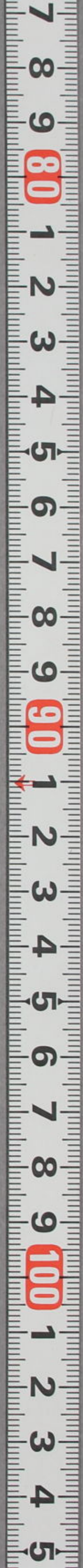


14
1544
49





14  
1544  
49

升菴經說卷五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



1544  
49

升菴經說卷五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



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

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巖



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夙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鄂不韡韡

一本作常棣之華



不風無切鄭元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柀鄂是也不古  
與柀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萼詩疏云花  
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鞞鞞而光明也  
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  
順而榮顯自漢以下古說相傳如此而於兄弟之義  
尤爲明切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  
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鞞鞞乎非惟背詩  
義亦且背字義矣又按東皙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白華絳跗在陵之陬白華元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跗  
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柀跗跗又作足者花之足

猶人之足也故唐人亦有紅萼青跗之句

### 外禦其務

務吳才老音蒙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  
也朱文公不取然吳亦有據未可盡廢也

### 蒸也無戎

每有良朋朋音與蓬同正與戎韻合沈約在蒸韻而  
肱鞞瑚宏薨皆從之非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易緯河圖數曰一與六同宗二  
與七爲朋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劉楨魯都賦  
時謝節移合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



朋與戎宗弓相叶也毛詩爲詩之韻亦韻之祖舍聖  
經不宗而守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戎而主切音汝  
叶外禦其務蓋戎汝古人通用也如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也

雨雪載塗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塗音余叶  
華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柳詩善幻迷  
水火齊諧笑拍塗東門朱屨飯中散蝨空爬

烝然罩罩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回幹水聲黃東發云雪山博

學必有據也

烝然油油

疏油櫟也今之捺罟也說文油魚游水貌油所諫切  
櫟一作巢側交切

臺萊

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臺笠都人士曰臺笠緇撮是也  
○萊草名今萊州人蒸以爲蔬謂之萊蒸萊州得名  
亦以此

枸梗

注枳枸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



大數斗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枅  
枅土人謂枅枅木通作棋本草枅棋廣韻枅棋實如  
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極字从禾積極也徐鍇  
云積極屈曲不伸之意積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  
爲名○宋玉賦枅枅來巢其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  
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  
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  
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  
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  
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  
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  
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  
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  
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  
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  
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踏在腹下

夜未央

未央注未渠央也渠音遠本作詎詎豈也字林未知之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情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注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美其和謂聚而不相觸按詩詰曰魚口噉水濺濺然羊之角多似之

家父作誦

誦音松叶以究王詢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書引此作威威說文作甃上从聲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



書故訛從威亦如屬發之屬上亦作盞不得已而從  
威古篆作𠄎上從兩或相對人亦罕識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為天天也衡去  
古未遠疑得其真且𠄎𠄎速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  
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  
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

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  
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



升者經言卷五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蝶羸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鷓青黑之爽青黑之鳩皆名以鷓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歸飛提提

荀子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提忠信無倦天下

自來按提當音時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怒焉如擣

擣注一作壽怔忡病也易林所謂習春也又省作疇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杆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饜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萋兮菲兮







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  
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韎韐

音昧閣毛云茅蒐染草也賤云茅蒐韎韐聲也正義  
云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士冠禮注云韎韐者  
溫韐而黝珩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以代韠  
也

天子玉琫而珣珉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夫璆琫  
而璆璆士琫琫而璆璆

珣璆甲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璆卽紫磨金也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璆璆卽今牡蠣

###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 憂心忼忼

鴛與女蘿施於松上平聲未見君子憂心忼忼與怱  
同叶旣見君子庶幾有臧蓋丙古與方互音柄亦作  
枋可證

### 聞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



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如食宜餽

裴光云餽即飽字或作饗餼

菜

終朝采綠注綠王芻也爾雅作菜韓詩作綠薄郭璞云似小梨赤莖有節好生道傍今名莎脚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白華之什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云雲亦有

露孔穎達正義云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亦有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是亦露之雲也  
有雨雲有露雲此節發揮甚新

緜蠻覲睨

詩緜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覲睨黃鳥王雪山云覲睨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為色也今注皆以為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為得

有兔斯首

斯音鮮箋云白也鮮白之鮮訛為斯也孔穎達曰鮮



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相近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曰思頭白貌思斯字異而音同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琤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自土漆沮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

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

祭曰輶其字從車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詒厥孫謀

一本作詒謀未孫



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  
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  
與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  
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  
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癡人說夢  
祭日酌以大斗  
斗酒器也石經作罍象形周禮作豆罍之訛也

芮阮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鞠韓詩作阮班孟堅  
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

古云阮讀與鞠同

幾汔期

爾雅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  
音訓是汔得為幾也詩曰汔可小康昭二十年左傳  
此詩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  
其近當如此史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同此  
注○今按幾幾汔期近忌皆語助辭詩往近王舅近  
音已注近辭也今人不知為語辭而以為辭法可笑

卒癉



下民卒瘁韓詩作萃瘁

無然憲憲

憲憲注猶欣欣也沮渠蒙遜責劉祥曰汝聞劉裕  
鬪敢研研然通鑑釋文華人服飾研麗自喜按研研  
即憲憲古今字雖不同其旨一也

俾晝夜

作音卽其也如列子以晝足夜之足謂晝不足以  
夜補之也李善曰足其不足曰足足音聚與足夜義

通

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  
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幕幄幃注云帷幕以布幄幃  
以繒帷幕是大帳幄幃為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  
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  
之○今按鄭元解屋為小帳蓋以屋為幄也史記運  
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幕即幕也  
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  
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幃與  
深居曰帳密誅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升菴經說卷六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倉兄填兮

音愴况○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蘊隆蟲蟲

毛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執牋曰隆隆而雷

非雨雷也

崧嵩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



或以為崧嵩通用誤矣

鉤膺

樊纓也又作繁纓

鞞鞞淺幘

鞞去毛之皮鞞軾中也淺幘以虎皮覆軾鞞禮記作  
鞞羔鞞鹿鞞是也周禮作禛犬禛豻禛是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元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  
已已亦音記也鄭音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  
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

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  
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  
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  
說文近从彡从斤斤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  
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崔靈恩本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贈遺  
者所以增長于人增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  
增于義故曰贈增也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一本連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疾君子在疾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疾則小人肆故曰彼

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稗稗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元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



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永藩鎮之強行辭降救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 殷商衣韜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戎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厥爲臽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與秦誓戎商義同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依者殷之冑也○白虎通水

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韜呂氏春秋湯伐桀有夏之人民親韜如夏字林玉篇音韋非也至于說文及林罕楊恒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噫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韜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



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  
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  
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為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  
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不  
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  
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  
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潛有多魚

潛音泔爾雅樛謂之泔韓詩云泔魚也李巡曰今以  
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樛郭璞曰

今之作罾養魚者聚集柴于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  
隱因捕取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樛也水  
中魚舍也江賦柂澱為泔夾羅衆筌皆取魚具也說  
文柂以柴木壅水也柂寂見切亦樛也樛泔罾泔潛  
古蓋通用

敦琢其旅

敦音堆與敦彼獨宿同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又敦邱見爾雅從豎  
敦而欲度高乎太山見賓戲又音彫與敦弓既堅同  
見廣韻天子弓也



應田縣鼓

田當作棘小鼓在大鼓旁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曰周禮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鼓棘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去其上下故誤為田也  
○棘音允

條革有鶴

條革轡也鶴以金飾轡如鶴鳥之形句法與有鶯其領同○鶴今俗轉作戲唐六典有戲金法如今之銀金也

嬛嬛在疚

其傾切石經作熒熒

莫予莽蜂

毛云莽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摩曳即掣曳○粵峯爾雅言羣小人毋敢我摩曳為譎詐之行是自求辛螫也

莽蜂

詩小苾莫予莽蜂莽音烹舊音粵毛傳以為摩曳摩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粵使也則莽讀作粵疑亦可也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睪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厥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此公之設教言不言教化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闕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典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



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  
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  
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  
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  
禱欲我公戾此于此末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  
孝享而致伊祜於獻囚獻馘而受賕貢此篇與先王  
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  
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  
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

水以名宮耳詩言翩彼飛鵲集於泮林林者林木所  
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  
之渚宮晉虎祈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  
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  
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  
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  
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  
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  
水戴埴鼠璞之言如此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  
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



升菴經說卷六  
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溝城楚邱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四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

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於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軍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  
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墻也雍天  
子享宴辟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  
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  
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  
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  
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

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  
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  
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  
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簋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爲勅入學敘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升春經言卷之二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曰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學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道耳

食我桑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葦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剪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剪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剪商之云大王不  
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縣洪豈有一毫觀



觥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又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戠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戠作剪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剪之爲戠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剪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心乎

荆舒是懲

舒史記建元侯表作茶古文茶舒假借字禮玉藻諸侯茶前詘後考工記弓人斲弓必茶尚書大傳厥咎茶厥罰恒與茶皆作舒

元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誣史記云元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元  
鳥之詩何解也曰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  
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

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  
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  
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今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  
知笑之而不疑元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  
不知是乎按古毛詩注云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書闕信史記之訛耳



發音旃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烈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旃虔敬遏止也湯建  
旃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如  
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栢丸丸

長笛賦丸榭雕琢注引韓詩松栢丸丸薛君曰丸取  
也余按山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樂則丸樂也樂削  
也今稱木工曰雕樂匠可證然則丸乃樂削之而成  
丸也今詩傳解丸丸為直恐非愚意丸丸是言樹之

團圓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說文字與詩異

陟彼岵矣說文岵作礪桃之天天作娛娛靜女其姝  
姝作媿葛藟紫之紫作榮有饜簋殽饜作亞盧令令  
令作隣室人交徧摧我摧作催憂心炎炎作炙注  
小熱也厭厭夜飲厭作厭憬彼淮夷憬作穰斧以斯  
之斯作梳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楸漆與洎漆作澗  
馱彼晨風晨作鷓安得護草護作憲見此榮者榮作  
效信誓旦旦作晷昊天曰明昊作昇从夊从天非  
相時儉民儉作懋此彼有屋此作偁註小也菁菁



升菴經說卷七  
者莪菁三蒼又引作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升菴經說卷七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春秋例 以下春秋左傳 附公穀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  
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  
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  
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  
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  
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  
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  
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  
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趙匡曰鄆當作郕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爲邶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注曰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卽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郭知元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有蜚不爲災

說文蜚負礬也文沸切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蠊



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蝮尾行水則竭行艸則枯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人之道

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間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碣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畎畝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



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獮羊肩

獮奴侯切人名石碣之宰殺石厚者

命子

命名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也又令名之大以从盈  
數史記皆作命古命名同音也又孟子命世之才名  
世之才也易終有譽命譽名也殺人亡命亡匿姓名  
也太元勞有恩勤有情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古樂  
府雙燕初命子謂燕語哺子如人之名子也  
謂其不疾瘕蠡也

瘕蠡祭之牲特病也瘕七禾反小腫也或作瘕蠡力  
果反春秋正皮肥也又作紮說文同

扉屨

扉符費切方言曰扉麓屨也絲作之曰屨麻作之曰  
扉不借麓者謂之扉喪服傳曰疏屨者薦蒯之菲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  
文也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  
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



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  
赴地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  
武父衛侯晉卒嫌於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  
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  
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  
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  
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姦杜  
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  
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  
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  
○孔穎達云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  
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  
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  
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  
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  
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  
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  
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穀梁作昔恒



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為字从日从次次音殘日殘為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為字从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鞬中

丑父寢於鞬中注鞬士之車也仕板反周禮士乘棧車為其無革鞮不堅易壞棧與鞬同

豕人立而啼

管子作諦荀子哭泣諦號古啼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榛說文引作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傳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灾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包茅

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脊孟康曰靈茅楊雄曰璫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苾蒩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瑤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



子春經說卷七  
七  
銜草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為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潁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采入其阻鄭注云采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天札

札側八反又音截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



規之慎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古人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

吳工勇而輕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於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暮輕留及輕車將軍又敘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諺輕輕字皆音磬



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

唇齒

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寒叶

韻揭叶音掀

九國

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准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

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小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越許慎曰越田  
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  
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女承匡亦無貺也

伯姬之繇云云貺平聲叶亦無益也屈原九章荼薺  
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絕世

而自貺

姪從其姑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  
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娣之爲言第

一作也

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  
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  
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  
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  
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  
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



但曰妹而不曰姊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  
姪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五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  
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是  
也公羊乃曲為之說於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傳  
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  
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

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取朔棄晦乖偽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為陣不違  
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  
無理者也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  
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  
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蛾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  
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



解夢也

公子賦河水

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為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孟明

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

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鬥技養於射獵獫獫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元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今按史記禹本紀帝禹

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

尋斧

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寮為小窗

同官為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為寮指其齋署同窗為義

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

兩甄

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偽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為字不



知於軍何當也甄音陣古作陳甄自平聲轉入去聲也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 疆場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年年不得在疆場乃讀

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唐人便不敢議乎

###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簣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瑾以爲實注龍茲卽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髭同徐廣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卽龍茲隋書煬帝欲誇示諸番酋長以中國之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慶府居人



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踊為文公諱也

踊豫也齊人言踊若關西言渾也

盟于犀邱

犀邱左作鄴邱穀作師邱石經作菑邱

踦閭而語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

葬我小君定弋

左作定姒杞國女弋莒女詩美孟弋矣

升菴

成都

繞

會自

適

升菴經說卷七

升菴經說卷七



子者系言 卷一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升菴經說卷八

成都楊慎 撰 綿州李調元 校定

繞朝贈策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  
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  
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  
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  
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  
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  
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

升菴經說 卷八





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士會當作士會  
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  
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杜氏  
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士會復  
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士會本于唐杜  
氏而劉氏又本於士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  
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程也左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  
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  
字畫相似毫釐之差耳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屈蕩戶之

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



止也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有山鞠藭乎中軍公孫赤曰鞠藭也司馬相如說鞠讀作芎邱弓切予謂鞠字四聲轉入平音始得其讀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

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閔曰元經有云日月之逝改於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祗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直為壯曲為老

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



卽象二器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

杜注云周禮太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今按杜不達左氏之義妄為此說也且連山歸藏漢世已亡矣安知其以七八占乎今以筮法言之陽數九老而七少故九變而七不變陰數六老而八少故六變而八不變今之筮法自有九六自有七八何必遠言連山歸藏乎且其文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卦下一爻陰變為陽第三

爻陽變為陰第四爻第五爻皆陰變為陽第六爻陽變為陰只有第二爻是八不變故曰艮之八驗下文艮之隨可見此可以思索而得也精思博古如杜預亦支吾亂解是千百年無人知此也特表出之

以此例之假令遇坤之八是謂坤之垢遇乾之七是謂乾之復行文自合如此杜預不知此解疑誤後學多矣特為圖以發其未發云

艮

九老陽一 六老陰一 六老陰一 九老陽一 八少陰一 六老陰一  
變少陰一 變少陽一 變少陽一 變少陰一 不變一 變少陽

隨

八不變 變

施舍



子者總論卷八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  
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卽位施舍以責注施恩惠  
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  
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  
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  
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  
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  
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  
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

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  
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襄十年

正義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  
法當韻毛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襄二十四年服虔云焚讀曰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  
不燒死故今訓爲斃償償僵也當从服

程鄭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渴葬

渴急也苦蓋切公羊傳曰不及時而葬曰渴葬詩雲漢注天時旱渴雨一作渴

勦說

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鈔易其辭是爲勦說勦楚交切禮勿勦注代人說也猶擊也胡氏曰勦猶抄也

諸詁皆誤獨博雅近是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傳作年國語晉人之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于年叶

公鑿行也

猶更造之意公本欲會晉代秦途過京師復生事修朝禮故曰鑿行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爲複矣是謔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



人修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  
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  
酒洎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商有妣毘

妣當作邾音縣通鑑釋名引姓氏韻纂同今作西典  
西禮二反非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蔡正義云蔡散之也从米殺  
聲按蔡字殺下米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  
書改作粲已失本體蔡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

至有書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尤謬

君曰不悛以樂悁憂

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悁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  
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悁憂也忘憂待時悁  
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悁爲在上戒也

蘊年

孟子云遏糴穀梁云訖糴注貯粟也

天有十日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  
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  
日為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位日中當王食時  
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  
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也日出也  
缺不在第一作尊王與公曠其位也日上其中者日  
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為二公位也旦日為三卿  
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道高以下為  
基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  
則位乃漸退非進良之義故右旋也禮射義亦云以

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  
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  
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  
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  
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  
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達音勞供勞事事也今之牢  
子亦古遺言

圖附見後

十 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時

申僕酉僚戌缺亥輿

自未而申



當 未臺 子阜 自臺而僕

十 午王 丑土 先賤後貴

位 巳缺 辰公 卯缺 寅卿 至王而極

圖 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不樵樹不采蔬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蔬為菜也舊注非

廼繇于羽山

按左傳堯廼繇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釋文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與鼈豈繇果化二物乎張

叔皮論曰蠃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變虎繇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聲伯忌瓊玖而弗占兮日言諸而暮終羸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成龜兮繇廼變而為熊二韻不用注作郎王邵曰古人讀熊皆于陵切張用舊而傳用新也

明是

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注此

年二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晉荀盈卒于戲

戲注與義同許宜切蕘陽聚名在相州光武紀大破五校于蕘陽降之卽其地也

九邱八索

九邱八索九邱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序文也九囿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

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有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爾

伯趙司至

官名伯趙氏伯趙卽伯勞也一作博勞又邠風七月鳴鴉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王肅之言良是合于月令

青鳥司啓



青鳥鷓鴣也鷓鴣于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鷓鴣鳴楊柳津

齊侯疥遂疔

疔梁元帝音該當作疥說文兩日一發瘡也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疥已是瘡疾何謂復言遂疔乎說文疥搔也疥搔小患與瘡不同何云疥遂疔乎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天王居於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品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旣虛



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為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為八音也若為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豆區釜鍾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為一

天王入于成周

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宏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邱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

元作筆乃妄



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

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才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於越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不吳雉婁之明婁朱



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言謬矣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亾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倍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子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耳今按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謀篡下屯于壘而出又明帝自湖遁歸歸遇旅姬與之七寶鞭

石尚來歸脈



子者... 卷八  
脹是忍切社肉也盛以蜃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  
同姓當從賑今作賑非

甸乘同音

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  
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卽乘也四邱爲甸出車一  
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  
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  
白之數注云四邱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  
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古  
有此

躓言

躓戶快反是躓言也釋文過謬之言按管子注毀善  
曰訾譽惡曰躓與說文訓著稍異又躓洩苦棗爾雅  
臣有足疾君將育之

育苦江切古音控說文引此作設音却嘔也控以入  
聲轉平聲耳

環衣出其臂



手有經說 卷八  
撰陸德明云音宣依字林作搯搯臂也先全反舊音  
患非禮王制羸股肱決射御注亦謂撰衣出其臂今  
按撰音宣是也宣今搯字時俗有裸袖搯拳之語東  
坡詩玉腕半搯雲碧袖

擊者不得入

蒐狩之禮車絙著門則不得入以恥其御之拙也

三傳字異同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邠按古字枋柄同音耳葬我  
小君敬羸敬羸穀梁作傾熊聲姜公羊作聖姜黑肱  
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盟于臯鼬公羊作浩油楚人

滅隗公穀俱作夔古隗字音與夔同今轉作五罪反

鵠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  
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  
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  
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儁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日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為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為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為鼎籙書傳為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西狩獲麟

仲尼傷周道之不終感嘉瑞之無應○麟四靈之一毛蟲之長麕身牛尾狼鬣馬蹄含仁懷義覲文匿武

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彬彬有道則臻



升菴經說卷九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曲禮 以下禮記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教不可長

王肅本教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游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



亦平聲讀

憎而知其善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絲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入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賤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人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負劍

負劍辟咻召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紒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紒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嚙羹噉炙

嚙他荅切不嚼菜噉初怪切一舉盡嚙也

削瓜士寔之

寔說文瓜當也蒼詁瓜鼻也疏謂脫葉處寔者去寔也按去寔而曰寔猶治亂曰亂去釁曰釁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

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佛音倍戾之倍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不佛按字人以一弗从兩矢孰以兩弓从一矢其戾可知梁武帝改作佛字經史因之宋子京於國語音義正之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  
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  
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 六經無騎字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  
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  
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  
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  
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以數

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  
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  
左樊噲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  
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  
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  
倫矣

### 君子忘物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我忘我所以立道故



不累於身永嘉周恭叔曰可移以解易艮卦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死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今按禮記

死寇在漬後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深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券書注必有印可者

聖周

夏后氏以聖周送終唐韵火熟曰聖音卿又經史難字作子栗切

華而皖

皖華板切說者以皖為刮節目又目明貌孫炎曰皖漆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武王曰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二字姑媯母也息頑童也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一本有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仲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邯

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即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  
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  
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  
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  
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  
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  
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  
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  
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  
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

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  
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  
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盡王制  
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  
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  
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  
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  
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  
坐祖也異哉

植



牝特禺二音天子牝約音特義亦特也君羔幣虎牝  
大夫齊車鹿幣豹牝義則緣也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  
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  
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

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  
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  
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  
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



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左个

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蓬

始字

桃始華蟬始鳴水始冰地始凍始皆音試林閩翁曰始試也按宋人詞褪粉梅稍試花桃樹是也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欬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於拘拘者矣

鴻鴈四候

鴻鴈有四候鴻鴈之爲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鵙鳴

月令鵙鳴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急  
 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  
 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鴝鳴又作鴝鳴蓋自旱  
 省爲干故鴝或作鴝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鴝斥省  
 爲干故鴝或爲鴝皆古鴈字也然則鴝鳴字正當作  
 鴝省作鴝作鴝非鴝乃鬪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  
 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蟲啼渴  
 旦涼葉墜相思

與夏小正元姓人  
於淮爲蜃互看

雉人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  
 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  
 虧又日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  
縮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  
 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  
 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  
 蜃字同物異

荔挺出

鄭元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元圖曰荔挺不  
 出則其國多火灾說文曰荔似落而小根可爲刷蔡



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元而以荔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水澤腹堅

月令十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五祀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

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為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曾子問

晉灼讀曾參參字作宋昌驂乘之參與子輿義合

祝聲三

注祝為噫歆之聲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又曰噫歆即臯也慎按噫非歎恨乃防其噎如今小兒食時乳母嗽聲



文王之爲世子 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 ○ 教世子

止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 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 子貢見師乙而問

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

世子不可不慎也摠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昧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師保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文甚明暢



忠恕

朱子云體信是忠達順是恕然履信思順學者之忠恕也體信達順聖人之忠恕也四時信行五氣順布天地之忠恕也

獠狻

鳥不獠狻况必反鳥見人驚飛也獸不狻狻况越反注作許月反獸見人驚走也

竹箭

徐鍇說文系傳作箬又作櫛古文箭晉同音鄭元周禮注云箭字古書皆作晉易曰晉進也薦紳作縉紳

是其證也

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匡注與恒同恐也慎按匡音慌管子有大匡小匡皆言救荒之事字書作匡攘蓋匡張攘亂今俗猶有此言

繁纓五就

注曰一就言五色一匝蓋色至於五而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之成歟

金為賜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



為雨金為賜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釋文賜音賜按  
賜與賜字別

犧尊

孔穎達疏犧音莎音波皆失之楊簡曰楚東呼牛之  
大者曰沙孔不知引

有事於惡池

惡池北方河名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駝徒何切  
徐鍇曰江別流為沱沱沼同此別作池非○說文今  
之蹉跎字作差池楚詞與汝沐兮咸池晞予髮兮陽  
之阿楊雄賦靖寘之館以臨璫池灌以岐梁隘以江

河

滹沱

說文引詩作滹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  
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虡池史記作滹池山海  
經作濯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配林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作蜚林  
月表

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  
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



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所以交於日明

且註作神字義同古文辰亦作旦旦日从地上一地也日出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日自古昏字也故曰明卽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卒嘗而樂闕孔子屢歎之

孔子與於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嘗樂闕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一則傷之一則美之

禮是賓

郊社

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唯爲社

爲社事單出里單殫同盡也每家盡一人田國人畢



升者經言卷九  
作田獵皆行無畱家者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  
始也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  
求福於其身也

園邱方澤 郊之祭也注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  
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  
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  
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  
象地也

年不順成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炳蕭

凡祭灌鬯求諸陰炳蕭求諸陽○炳而悅切義與夔

同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獲禾報社辟讀為弭謂  
弭菑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  
體或有因而用之也慎按素問古之病者視由而已  
今醫院十三科終於視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視由  
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端行願齋

頤古本作霽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

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



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  
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  
在春秋矣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  
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  
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三  
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  
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  
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  
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  
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  
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  
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  
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  
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  
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  
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  
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  
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



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  
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  
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  
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  
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進穢進羞

沐而飲酒曰穢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俗諺云  
饑梳頭飽洗澡

自少而多自質而文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梡四足而已夏后氏以巖  
足有橫擴殷以棋曲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  
質而文也

拚席不以鬣

鬣掃地帚也若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席上用幘  
帚幘一作幘

毋拔來毋報往

拔急走而去也報急走而歸也猶云其就義若熱則  
其去義若渴其進銳者其退速喜于有爲者不能持  
久也報音赴



蛾子時術之

蟻子時時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問學而成大道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音稅博依即今俗云薄藝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

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天地訢合

訢讀為熹朱子注叅同契隱其姓名為鄒訢蓋取諸此

煦嫗

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漢書后土富媪亦此義○父母之于子亦然左傳作奧休字或作燠咻亦同

天高地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  
下音蝦殊音賒化同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  
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狸首

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  
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  
旣說執旌旣載于侯旣抗中獲旣置弓旣平張四侯  
旣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  
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

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  
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其鞞有綖

鞞音茜綖音剡喪車也鞞之傍有物綖垂象鼈甲邊

綖

輶車

輶讀爲輗音與船同○莊子輗才諷說說文有輶曰  
輪無輶曰輗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輗聲相近其  
制同乎

振容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池以竹  
爲之象生前車式振容者其池繫掄繒于下而畫翟  
雉焉名曰振容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  
有魚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柳池

柳讀作霑象生時中霑也

祭義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之祭無濟濟漆  
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  
漆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  
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段文極波瀾頓挫闡明奇  
奧可以貫復

蜡臘二祭不同

蜡音子豫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  
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之畢  
故字從腊省臘於廟蜡於郊

不可方物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  
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幌而匹  
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經解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  
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道之變也

終始相巡

巡音公皇極內篇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  
窮愈巡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言未有家族衆盛而不亂者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盍不也何不且是求且而已人惡之者爲其亂晝夜  
也○月令作鷓曰鹽鐵論作鴉曰字書作鷓鳴又作  
渴且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



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不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議爲厥亂勸寧王之  
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  
夏侯所注爲今文尚書孔壁中出衛賈馬所注爲古  
文尚書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  
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古今錯亂此文王爲寧王亦  
義相涉也今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議而古文

周田爲割申其字近于義理割之爲言蓋也謂蓋申  
勸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  
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  
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格之上下可以運肘

格本一作略音各腋也○今俗云格脂窩○深衣

執筭



音煩又皮彥切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繪以盛棗栗服修之類

孚尹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隻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又

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騷騷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